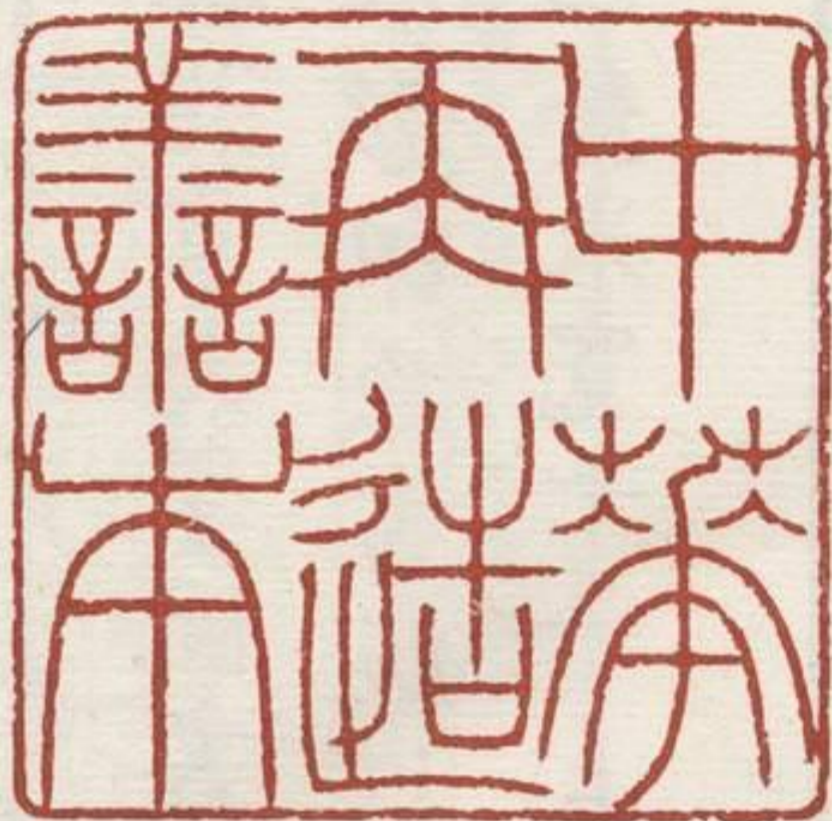


作義要訣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八·  
四釐米寬十一·九釐米



# 作義要訣

新安侯士毅仲弘輯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及八韻律賦至

神宗朝王安石為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

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

記各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

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為標準至宋季

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

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有反接然亦

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首有引入題語

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語然後有下段有繳

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

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正段或又有反段

次有繳結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

亦曰從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

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

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

題四段愚往年見弘齋曹公宋季書義說嘗取其

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憲謝氏臨川章

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如左以便初學云

謝氏章氏說已載舉業彙編中茲不復錄

曰此語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  
又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稟清濁厚薄  
氣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  
者有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  
其抑揚當相發血脈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  
自至是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  
字皆不可以不密也又曰文字大槩以純者  
合格健者爲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  
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  
氣淡則率畧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  
草野則交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  
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庶幾合格則不  
有司所擯出苛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  
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  
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  
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胸中便有稱量然  
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去歷練則胸中自然開  
廣又不要雷同須將文公四書子細玩味及伊洛  
議論大槩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  
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旨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  
旨者亦試言其槩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

厚敷湯武征伐須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  
要見他忠厚處如大禹治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  
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亳之爲民高宗之  
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之告歸之  
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  
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  
此之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  
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  
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教孝半念終始典于孝厥  
德修罔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道與心爲

既欲參古人之善而無愧大臣心與君爲一猶苟  
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  
古人不在古人則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  
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  
備道也坎或捉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  
字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之  
題以勿忘勿助爲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材  
逢龍太季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爲主亦是也其  
題目云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  
言惟德之會於吾君者既極其精微則言之散於

天下考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首擇焉而不  
精則言之所發必語焉而不詳矣何以爲大公至  
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  
蓋欲其以德之一爲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  
但緊要者一題須要截得上下住須提得緊要處  
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  
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槩以此立心  
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多則響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  
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  
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  
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  
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于  
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  
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澁主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  
則理背皆孝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  
處不可太甚只須輕之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尚反  
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体面爲貴

而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 原題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者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如有肥氣不雅觀也

弘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圓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有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作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為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亦曰原經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題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弘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錄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者

用亦只數句拈掇足矣不可失之太多也

弘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尚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却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傷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是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幹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

稍結殺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仔細分曉及提得箇血脉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出處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之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之動即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回方纔述



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尔後面又作如此說  
下梢又是如何却於本題後引來擁從之結之此  
一体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  
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却作一小片  
議論而結之又一体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  
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幹運耳  
凡引事寧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  
之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之趣然後  
便當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 結題

弘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  
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  
裏處結之此為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  
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趣狀得分曉此  
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  
唐虞治體宜以成王對之說盤庚迁亳事宜以周  
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  
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  
攷三后化商皆要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  
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  
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

引事之体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喚起一喚以已  
意慷慨議論斷制主音心教他響浪然後結之此可  
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又總論于後曰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  
盡也在于即類推之以心体之自求其意於外而  
得曾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  
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  
挑得明緊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槩文字全在呼喚  
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  
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於過段處  
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体此雖

節亦看人手段如心懋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

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

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舊義多用嘗謂二

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

人不見痕跡而又自是轉換最妙者有江萬里易

義之体分明是於此處出奇亦活法之可法者也

然亦不甚緊要因筆謾及之

作義要訣

畢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卷之一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虞書

堯典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今帝王功之極莫如堯德之盛亦莫如堯論其功而不究其德非善論聖人者也敬体而明用文著見而思深遠蓋論其德性如此信爲恭而實能讓蓋論其行實如此然是六者皆出於自然而得非有所勉強故能被四表格上下所謂放勳者如此也史臣以放勳二字總言其功之極以下文六者析言其德之成可謂深知聖人而善言善

者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人以一心具仁義禮智信之德其德本大舉而措之天下無不周徧其於宇宙內事亦皆性分內事特有此大德而莫能明欲明德而有弗克故無以全其本性之明而充其功用之廣也有帝堯者能明明德於天下親九族而九族睦章百姓而百姓明和萬邦而民於變時雍蓋本立而效自廣体全而用益周其明德新民之極功如此而惟史臣能推之 克明俊德四字要分曉下六句只是明德新民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聖人一念之敬貫通乎天人之間故命羲和以順天勤民之事皆以欽敬爲主蓋順天而不主於敬則其紀數之書占天之器凡日月星辰周天之度安保其無差也勤民而

不主於敬則其於四時之序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闕  
安保其無誤也古今治曆明時至堯而始詳故堯典中  
此爲第一事而始終以欽敬言之微史臣其孰能明帝堯  
之盛心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和仲占天之所以在於西方之昧谷而又饒納日以秩西成  
之事觀中星以殷仲秋之時使民氣之平夷鳥獸潤澤若  
獨與勤民育物之功者不知舜之分命義和莫方測景皆  
隨地見功無一毫推步之差故民於秋成皆得享其自然  
之利以遂其天性之真和仲適當西成之候力穡有秋非  
謂和仲獨治西方三子者無預於此也亦非謂三子各治  
一時和仲獨專西成之功也觀帝堯總命義和之辭意可  
見矣 易允正秋也万物之所成也民物之夷毳以此

治以義暨和者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欲成歲功必明閏法欲成治功必資羣臣然百官之信治  
衆功之皆廣則未有不自治曆明時始也周天三百六十  
者一歲天運之常數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而閏生焉此歲功之  
所由成也自黃帝迎日推第至堯之時而曆法大備然後  
四時定歲功成百工惟時以凝庶績而治功無有不成者  
矣曆象日月星辰所以爲欽天之第一事而亦放勳之一  
端也

## 舜典

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四者幽潛之玄德無愧於其位故其終身光華之盛德無間於其君蓋舜之協帝如堯之則天謂之重華史臣紀其終身之盛德如此指其發外言之也然其玄德之升聞職位之歷試其德之積中固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至於重華則亦其積中發外之不可掩者耳舜典之書以重華二字提其綱而以玄德四者列其目可謂深知舜者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古之聖人其德業隨地而可見其德量則與天而相通舜之作司徒總百揆兼四岳職任之無曠而德業之有成亦其職分之所當爲者至於入山林之深遇風雨之變而聰明誠智確乎不亂非甚盛德何以臻此故非可以尋常功業配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虞廷占天之器以璿飾璣以玉飾衡固非爲是過侈也天之日月五星運行不齊而齊其不齊實有宰物者司乎其間是天之政無大於此而聖人財成輔相之政亦莫先於此其於推步占驗非聖人之政而天之政也以身代天之政其於占天之器可不慎之重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聖人一身中兩間而立既已勝天下之重任必思舉天下之重祭然其遂事舉禮必有類種望祭之異名以順其事隨事定名必合天神地祇人鬼之異等以周其敬如郊祀昊天之神祭禮之最重者也次及於時寒暑日月幽宗雩宗則天神無不及矣九州之名山大川望祀之所先者也及於丘陵墳衍與夫先師聖賢則禮無不周矣由始焉之特舉以至終焉之咸秩其輕重先後更臣以敬語該之以見聖人承上下神祇而至咸之感神如此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君之巡守者一臣之來朝者四此來往之禮也  
來朝之後必聽其言而後功可試考其功而後車服以庸  
此考績之法也情不可以不洽故禮無不畜賞不可以不  
得故功無不勸蓋藹然之交孚而昭然言行之可攷蓋古  
者君臣之相與如此言必有功功必有賞周禮所謂民功  
曰庸是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即位之初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  
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其於人才之進用人情之隱微固已  
無不周徧矣然非謀之重臣則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孰從  
而知之故必詢于四岳而後賢路愈廣視聽愈公謹之於  
謀慮之初而充之於四方之遠豈有幸措之不當而幽微  
之不燭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牧民之責重矣故十二州牧亦皆有知人安民之責然欲  
安民者必審輕重遠近之勢蓋農時在所重而舉遠必自  
近也欲知人者必審忠邪賢否之別蓋所用惟有德仁人  
而任人必抗絕也安民各得其要而民無不懷知人各辨  
其實而邪不干正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愧於司牧之  
任矣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載與采皆事也事功至堯而極盛後有作者豈復有加於  
帝堯故欲廣其事者雖不可無振起之意深明其事者惟  
順庶類之常蓋百揆之事雖多而一理之順初不在乎紛  
更激作也舜命九官百揆居其首復咨四岳以率其人然  
其所以命百揆之意則於奮揚振起之中不過各順其類  
而已 疇字諸說作衆今只從蔡氏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唐虞之時豈有不親不遜之事其為此言者慮其逸居而無教而或至此也然舜命契以掌教不疾其民之不率教而敬寬以施教蓋敬以持身所謂正己而物正也寬以治民所謂優而柔之使自得之也布之以五教重之以專職而敬謹寬厚之至無一毫忿疾于頑之心唐虞之民所以於變時雍而比屋可封者其不以此歟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禮者敬而已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而此心真無一毫人欲之汚則可以典秩宗之三札而交於神明矣宗伯之職帝王所重故舜於此官特為訓戒之辭非若上文之予工朕虞一言之外無他辭也

和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神人之和由於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於斯人心聲之和所謂樂由內心以生者也人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故曰律和聲人聲既和乃以其嚴被之八音而為樂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和矣此言樂之極功如此而究其本原皆生於人心此典樂胄子之教必先有以正人心而其所以為教自詩言志始也古有采詩之官而此意正與詩大序相出入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此舜命九官十二牧之後而以一言該其要也宇宙內事皆人臣之所當勉而實非人力之所能為天功者在天之天而欽者吾心之天也知其所職所事皆所以相天之事則以一心為萬事之原曷其柰何不敬哉蓋咨汝二十二

人者其目而蔽以一言曰欽者其綱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三載考績之後賞罰可以行矣而猶遲回於三考之久以待其是非賢否之定此聖人從容不迫之意而庶功之所以無不熙廣也天下之事迫促之意多則熙廣之功少唐虞考績功罪明而氣象寬眾功之熙廣恢之乎有餘裕其不以此歟

##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廣文教之敷而又盡責難之恭大禹平生相業於此二語足以該之蓋廣文教之敷者臣之所以治天下而盡吾職也當為之事也盡責難之恭者君之所當端政本而動斯

人不能自己之機也君盡君道以先乎臣政本既立而人心自化禹之所望於君者如此而所以敬君者亦不越乎此此其精神心術之感有不待敷教而自然樂循理者是也觀史臣美禹之德而言必觀大禹所以進言此讀禹謨開卷第一之義也

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稽眾從人聖人之無我也無告困窮聖人之成能也人之一心才有毫髮之私必不能稽眾從人必不能愛民好士雖大舜之樂取人以為善而猶若慊然不足如此者所以不敢自以為能而言惟堯能之雖大舜之謙辭而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堯與天同德故為天所命蓋堯之德廣大而包乎天地運



行而周乎四海其廣也覆載而無外其運也行健而不息此天德也即下文聖神文武之四德也有大德者必受天命人心其將安歸乎極天所覆極地所載奄而君之聖人亦何心於此而天命所歸聖人有不得辭者故伯益極言帝德而終歸於天命亦足以見堯之天德出寧而天之惟德是輔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聖人一心純乎天理方寸之間光輝明白其於百爲之慮無不各得其當然姑以此二字言之亦以用人之邪正謀事之是非此其事之大者非胸中湛然事來能名未有不疑貳於用舍之間而蔽惑於謀爲之際也是以益之戒舜欲其謹之於用人審事之初而必本於措心積慮之始豈非端本澄源之論哉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

德非徒善在乎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在乎有以養其民至其所謂養民者又不特養其身而且以養其心也聖人之於民政教具卒而治定功成不至其極不止此其心術念慮何可一日忘天下而伯益微戒之言又何可不深慮而勉圖之哉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隆古盛時於府事順治之餘思爲久遠無窮之計雖其戒喻程督之意不可少廢而其所以感動人心使之歡忻鼓舞趨事赴功而不自足又非徒刑責之嚴而已也蓋始之九叙惟歌者一本於自然之心而終之勸以九歌者已播於九成之韶樂入人愈深則其功愈遠九功之德所以皆可歌者夫豈後世所及哉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唐虞君臣之養民論其政則必原其所始蓋非水土之平  
無以致天成而治府事也論其功則必要其所終蓋非萬  
世之久無以驗其功而造其極也一時治水之政萬世傳  
遠之功尚復有加於大禹者哉

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臯陶本士師掌刑之官而五刑之民惟以弼教期望之責  
在於無刑此其風化之原甚深而禁防之具甚畧當時比  
屋可封民皆由於中道其好犯上鮮矣夫政者正也有協  
中之俗則豈有干正之民臯陶之所謂明刑者蓋如此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聖人臨御之德主於寬簡故聖人刑賞之用極其忠厚惟  
寬簡故其体不煩而不迫惟忠厚故其用刑輕而賞

言之一

八

曰刑故無小不得爲忠厚口不然也人之有罪其於小而  
懲之使不流於大惡非忠厚而何哉是非有盛德者不能  
是以臯陶不徒論其法而先論其德也

一說聖人盛德至善粹然在中而善政寬簡無非盛德之  
發見是以用法之際每得法外意也蓋功賞不明無以臨  
御天下而寬簡之德常流行乎其中是以善二之意長於  
惡惡而情之可推功罪之有可疑者莫不有以處之而終  
歸於厚可以見聖人之政簡而有要寬而不迫深得乎臨  
御之宜而不失其本心之正臯陶之歸美舜是以尚論其  
德也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出於聖人之本心而刑法特出於有司之所掌以吾  
之心洽民之心優柔漸漬之深豈復有入刑者哉刑法之  
施雖付之有司而民自不犯有司是士師爲虛設而德

心所以生者也執法之意常不足以勝其好生  
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者歟  
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化民成俗者大臣之盛美以臯  
陶掌刑惟主於弼教其從風而靡者一出於自然故其從  
欲以治者若不有使然而然者矣夫尚德而不尚刑為人  
者孰無是心其不得以直遂其心者以朝無宣明政化之  
大臣也有臣如此君得以遂欲治之心而臣得以專化民  
之美得不申言以美之哉

成允成功惟汝能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允成也功治水之功也禹以一念之誠弭大留捍大患治  
定功成未有不以自負而始之克勤克儉終不自以為盛  
也終之不矜不伐人莫與爭其功能豈非誠者物之終始

一有不誠則其於盛德亦未有不滿假而矜伐豈所以  
為聖人之純誠哉舜美大禹之功德而以成允二字先之  
可謂能知禹之心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

心一而已人心則指其發於形氣而言道心則指其根於  
義理而言也人心難公道心易昧故必精以察之一以守  
之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然後動靜云為信能  
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矣然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又妨  
政害治之大者故言勿聽勿庸以示禁止之意蓋存心出  
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二者並行而不悖而內外之所以  
相資治道之所以無弊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  
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言則反獲其辭而已明以理言則非深致之敬無以行之也謹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善然而益慎慎而益敬戰兢惕厲以期造於至善而所謂君民相與之勢又有不足言者矣蓋人君之所以常持其敬者皆戰分之所當然亦天理之本然非特顧畏民品而已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以德之動天者言之則其所感甚遠以道之出於天者言之則其所應甚速所感之遠者極精神心術之通而所應之速者惟在於辭氣容色之際蓋虧盈益謙天道之常人能深明其理而思所以自持則其盛德之感上際下蟠而格天之妙可言矣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敬盛德之言而班師於苗國舜大文德之敷而舞干羽於兩階蓋大臣從諫之速而人主尚德之深固非有意於服苗民也而七旬之間有苗來格雖其理之必然而亦其事之適然史臣比事而書之蓋紀實也

### 臯陶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史臣稽臯陶迪德之謨不敢同三聖典謨之体史臣述臯陶陳謨之要亦惟幸一時明良之逢焉聖人也史臣稽古大禹猶以二語稱美乃及克艱之謨於臯陶則不敢同此例直述其迪德之謨而已矣然臯陶之心即禹之心臯陶之謨不異於禹之謨勉其君以允迪厥德君盡君道也自述其謨明弼諧臣盡臣道也即其所謂君臣之克艱也此其責難之恭豈有異於禹哉臯陶賡歌首言元首之明繼

一曰股肱之良亦無非指責難之意當以二章並觀之世謂書言之不同而責難之意有異也

慎厥身脩思永傳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理之貫通然古昔聖賢謹之於脩身之初已爲久遠之思故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自無遠迹之間此君子之所以先立乎其大者由是卒而措之莫非茲理之貫通也其或脩身而不能慎慎而不能思求則亦苟焉淺近之工夫又焉能善推其所爲而造新民之懋功哉臯陶陳迪德之謨理政如此故於此申言之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仁知兼舉治天下之急先務無以加之然人不易知非知之明無以成官人之能民不易安非仁之愛無以得黎民之心古者大臣相與講明治天下之道不特卒其要而必思其極故臯陶以知人安民爲美而大禹以知人之哲安民之惠爲難反覆究極不至於成能成功不止蓋士曰聖賢之陳謨責難其不苟如此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古者聖賢相與講明治人之道其初言人之實行有九德末言其人也繼言斯人之爲人有九德末言其事也言其人則知其有實行之人言其事則知其有實事之驗而始謂之亦終謂之乃言以此見聖賢之惠不知人而不嫌於講明之詳也

寬而栗柔而立愿其恭乱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九者皆盛德之事非以彼濟此之謂也故皆以而之一字爲轉語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皆全而能不偏者也復以吉哉一語爲贊美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益彰而能常

者也以此是成德之人為天下國家用其為天下國家用

豈有量哉  
日宣三德周交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  
施九德成事後又在官

九德而有其三者日宣而充廣之使之益著九德有其六  
者日嚴而祗敬之使之益謹此四句者可以見聖人委曲  
成就人才之意是以合而受之布而用之有德者無不事  
其事而在官者無不展其才也九德是總言三德六德在  
官是總言有邦有家千人之俊百人之乂是才然所謂才  
者皆從九德中出蓋惟聖人在上涵養成就人才之功深  
是以進於德而優於才內外百官所以無廢事而亦無不  
盡之才其以是歟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疑  
百僚百工一也但僚有僚友之情相觀而善工有職任之

各奏其功其相共師法乃盛時之氣象故順天以時能  
建盛時之功業也記曰播五行於四時當時百官及時以  
趨事而不違天以生事是以治功有成治体不擾蓋皆得  
於平日師友講貫切磋之益故其所成就如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

二無字皆禁止之辭聖人恭己南面為官擇人豈有逸欲  
曠官之事而卑陶每拳二於此蓋憂治危明之意也正己  
所以律人一毫逸欲之萌則一日萬幾之積必有不謹於  
微者矣用人所以代天一賦虛曠其位必有不勝其任者  
矣故審事幾者莫先於正己代天工者必謹於擇人而二  
者之失必嚴為禁止之辭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士

天之視聽自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自民之好惡以爲明畏此以言天下之一理也人君妙一心之經綸磨民社之付托敬哉一語又所以合天人而一之者也一理通乎上下此至理之貫徹處一身位乎兩間此心之存主處蓋始之言天天固自於民終之言敬天乃在人君方寸中此卑陶安民之謨可以究極其理而終歸於一心也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凡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衷也即謂典禮也五典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叙五禮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君臣上下斯須不誠不敬則典禮皆失其序必不能正之而益厚用之而有常又何以和其本然之中而順其當然之則哉故必同其寅畏協其恭敬無一間融會貫通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

正典禮之勅我自我者爲益厚而有常矣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等之服自一章以至九章所以章有德也五等之刑自墨劓以至大辟所以用之有罪者也命德討罪之權雖出於君臣而實本於天理國之政事蓋無大於此者矣君臣不交致其勉則慶賞刑威之用必有失其當而非天意者卑陶陳安民之謨於其將終反復嘆詠以見古者君臣之用心下盡人事上答天意凡所以代天行權者何可一息之不勉哉

## 益稷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内外交修天人交應

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之  
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  
動此心湛然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處事之施也必  
擇其安穩處然猶不敢自足復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效  
其忠而成其美內外交修無有不至是以無動動則人歸  
之天命之矣禹之此言蓋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  
治之原而深明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忍以出納五言汝聽

樂有六律而後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  
道與政通故察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協於五聲而  
達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  
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聲則治亂可  
察律呂可得聞矣予欲聞而汝司聽蓋舜之所望於大臣  
者如此

舜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求律和聲八音克

諧理正如此但未言納五言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惟帝時舉  
際天所覆之盛德莫不被其光華故極地所載之賢才莫  
不願效其用夫聖人之德不冒海隅其蒼然以生者無不  
在其照臨之中况靈於物而為人秀於人而為士孰不願  
仕於聖明之朝惟在人主宰而用之耳蓋明無覆盆之不  
照故賢無在野之或遺衣被光華之日久故願仕於治朝  
之心同非有虞盛出孰能及此故禹特稱帝以美之也  
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此承上文帝德而言予以見聖人之進言明功不愆於  
爵賞而非徒委於爵賞不然何以感動人心歟

聖人用賢之道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其成  
然後旌能命德以厚其報蓋無言功之不達而亦無爵賞



之不酬由盡其激勸之方而有以興起其敬讓之意相讓於善而相感以敬其於人心天理之真固有油然而不能自已者所謂不賞而民勸而况於爵賞之公乎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大禹之功非特荒度土工之爲難而水土旣平建牧立長之尤不易荒者大而治之旣以身親度之地矣弼者因而助之則必隨地以擇人皆所以參錯於內外而維持於久遠矣蓋禹平水土之後制爲甸侯綏要荒之五服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於其中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此所以處十二州之內也五服之外其地薄於四海之濱不在五服五千里之內於其地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使之相統而羈縻之所以處十二州之外此其規模之詳畧功業之先後雖有不同然非大度土功何以平

水患非各建五長何以治民庶禹蓋自言其輔相之業如此而舜之所言時乃功惟序者復如此也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后夔奏堂上之樂則以鳴球琴瑟之輕清協於人聲此其所以格祖考而正羣臣也奏堂下之樂則以管鼗鼓祝敔之備具間以笙鏞此所以感鳥獸而舞踳踳也夫樂與天地同和其感人動物也如此豈謂堂上之樂獨能事祖考化公侯堂下之樂偏能動鳥獸哉蓋歌者貴人聲其功效貫通乎幽顯而衆樂迭奏與歌相應其功偏及於動物典樂者必由其序而聞樂者皆極其和究其所以至此者則所謂如天下無不覆壽而非盛德無以及此也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臯陶之言治道無不主於欽臯陶之格君心先有以動其  
聽一下萬事皆本於心而成於敬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也臯陶以念哉一語冠於言事之首復以欽哉二  
語貫於行事之終始其先之以拜稽颡言者又所以重其  
事而聳其聽也大臣格君之道其委曲詳盡固如此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明良者君臣之盛德而康哉者庶事之皆安然必君明而  
後臣良臣良而後事康端木澄源所當責難於君而舜之  
作歌乃先言股肱喜哉責難於其臣是以臯陶續帝歌以  
成其義蓋必君臣之交相責難然後於義爲備而於歌非  
爲容悅也是則臯陶之賡歌所以勸舜而非以頌舜其所  
以賡歌者正如此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卷之一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卷之二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貢一書載禹敷治水土之法史臣既以詳載其事而於其篇首復以二語總括之蓋洪水橫流九州一壑予秉四載猶慮草木之暢茂道梗不同遂隨山澤而焚之以刊其壅蔽此一時之權宜也九州之山各有高者如幽州之鎮曰醫無閭之類九州之川各有大者如冀之九河新九江擇其高大而定之以具表識此萬世之定制也

路無壅山川有別然後得施其平治水土之功即此篇之末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不言冀州之疆界所以尊京師必詳水勢之源流所以明河道地勢未有尊於京師者故但言冀州而不言州域之所距水勢未有重於河道者故隨山濬川而詳言河流之所歸蓋壺口梁岐之山皆由重鎮而開河源也修太原而至于岳陽之山下治覃懷而至于衡漳之合流皆通汾水而合河流也禹治水之法與夫禹貢之書法槩可見矣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揚州之域淮在其東海在其南書淮海所以見東南之奧區為水勢之都會也揚州之地彭蠡所豬陽鳥所居所以見水性物性之復常為水患之平也揚州之水不費

故但書二水以見大川之莫繼書一事以見大患之平此  
禹貢書法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

揚州爲東南之奧區雖曰用上在九等最下賦乃第七錯  
出六等則以其人工脩也不特人工之脩而又地產之美  
南金之與瑤琨竹木之與羽毛齒革皆足以爲貢備器用  
車甲旌旄之飾棟宇器械之用無不畢備至於一草一木  
亦皆足以成服而供賤篚結實而供祭祀是其物產之美  
與人工之脩皆足以補地利之缺此禹貢之紀揚州所以  
獨詳而天下之田不嫌於下上上之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

九州攸同蓋言禹之平水土極九州而無不同也然九州  
之同必由於四海之會同者以其隨山濬川源流無不順  
濬賦滄距川高下無不平也九山爲水之源言其高者隩  
陂爲地之卑言其下者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疏而導之  
皆合於一海於是水有所歸而功無不及聖人一視同仁  
之心於是少遂矣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則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聖人之治九州其始也因天地生成之利其終也制中國  
貢賦之法蓋六府修而後庶土正庶土正而後財賦出然  
必因九州之穀土以定其高下成中國之田賦而略於荒  
遠蓋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而後治之以中國之道皆非強  
之以其所無也孟子云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猶小猶  
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桀小桀也中國之治如此

### 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李周邦寧

以情言則民可近不可下以勢言則本必固而邦乃寧言情之相親以見離合之自然言勢之相依以見安危之必然所以有人民社稷者必厚於其情而後可以固其勢禹之所以啓佑後人者蓋此爲第一義也

## 胤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保天下國家者其惟引君於當道而致君於堯舜乎蓋君上謹天戒而臣下守其法臣輔君德而德極其明一正君而國定此所以爲聖人之謨訓也苟正君而不及其臣責臣而不及其君則亦保天下之氣象而亦不足以爲聖人之言矣

舜書用書義斷法卷之二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卷之三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商書

仲虺之誥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之錫聖人其有猷有爲者非常之資聖人之奉天其率  
而行之者皆有常之典蓋天錫勇智無爲不成固可以正  
人心而成王業者矣然皆古今常行之道皆天之所命而  
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正萬邦續禹服即常道也亦天命也  
豈以智力之有餘而盡用之哉湯誥曰各守尔典以承天  
休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如斯而已矣仲氏釋

湯之漸故言天之錫湯湯奉天者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政  
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聖人純乎天理之公故惟聖人能極乎君德之盛寬仁  
之德其謂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其德之昭著而  
爲信於天下者如此然湯身之之聖人也其本源之地純  
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而所以用人脩己者莫不各得  
其當故其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易曰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君德也其見於臨民者如此蓋本之脩己用人者非  
一日之積矣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盛德之爲法於天下無往而非中故大業之可傳於後世  
綽然有餘裕後之人君創業垂統皆無以爲維持憑藉又  
遠之計其或可以垂後而終不能恢二乎有餘裕者皆其明

德新民之學有未至焉者也聖人盛德既足以建中而又  
內外合德無往非中蓋其用力之深明德之遠事得其宜  
無一事之非中心得其正無一念之非中中道卓然有立  
於天下而傳遠垂後之計於是乎有餘裕矣  
一說克明俊德者吾心本然之中制心心者所以合內外  
而建中聖人之德全体呈露而妙用顯行体用兼該功力  
至到只此垂裕自是有餘裕矣

## 湯誥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天理流行付與萬物昭然若草木之光華皆天理也信然  
使兆民之生殖亦天理也湯以萬邦曉之以天命之理而  
驗之於民物之間福善禍淫之天決無毫髮之僭差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豈以世運之終否而匹夫匹婦不得遂其

生哉古今天理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得眾則得國失眾  
則失國以湯之興夏之亡觀之于以見天命之昭二其自  
今以往休養生息兆民之治以生亦信乎其無可疑者也

## 伊訓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其  
獸魚鱉咸若

方懋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此日新之盛德也人  
主一身為天地人萬物之理有日新之盛德故有位育之  
極功貫三極而澤及萬物盛德至善其殷監之不遠者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  
四海

嗣厥德者必先謹其所始立順德者必善推其所為罔不  
者總言其事而惟者直指其要也嗣厥德者皆當謹之於

嗣位之初故以罔不在初言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孝弟乃行仁之本而一理貫通可以擴充而周遍故曰惟  
親惟長伊尹慮太甲之不謹其初而又慮不知其要將無  
以推其所為也於是以嗣德為謹始之戒而以孝弟極終  
始之功豈非治天下國家之要而無愧於烈祖之成德者  
歟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茲為艱哉

修人紀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有萬邦者聖人之所以  
有天下也聖人出而扶持世教立經陳紀往々舍已從人  
以成其德復急已緩人以新其德其所以經綸大經立大  
本者用此道也至於由七十里而有萬邦聖人豈有計功  
之心哉伊尹於此蓋言其積累之難而兢業惕厲之心無  
一日忘其有天下之始終如此而平天下之要道固不外  
乎此矣

## 太甲上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

明德即明命也人君顧天明命天監君之明德存乎目睫  
之間而感應之妙未有若此其速者特以顧諟言以見天  
理之流行而通於神明莫非致敬之寓以監德言以見天  
心眷顧而撫綏民庶莫非至仁之澤蓋敬之體根於中而  
仁之用見于外于以見明命之即明德而任天地人鬼神  
之托者不可不自持敬始也湯之享自聖敬日躋始德之  
日新又新卒為天命人心之所歸蓋特餘事也 社稷即  
地祇此所謂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神明之所  
在此湯所以常自在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太甲受病處在於欲敗度縱敗禮一旦改過能以儉德自持亦足以爲久遠之圖矣然天下剛應無窮至善之所止有在非敬無以得其所止非守家法無以知其所止正如虞人之機張省括于度而釋也今日之儉德永圖知改過矣然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不擇其所當行而法其所已行安知他日無輒發之失而不能持之以久乎

### 太甲中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拜手稽首者臣之禮恭脩已治人者君之德盛方其君臣上下之容儀拜稽致恭一持之禮已盡矣及其明德新民之事業隨感而應萬世之令名無窮焉又豈非臣子之至

言又二

甲

願哉太甲中篇之書作於太甲處仁迂義之後伊尹拜稽而後言太甲進脩之愈遠益喜之之深而期之之無窮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人主一身上承祖宗之托而下撫人民之衆所以思盡其孝致其恭者何敢不勉然人之一心非視遠則不明非聽德則不聰所以視思明聽思聰其曰惟者亦思之義尤不可不謹也蓋奉先接下尤爲一身之所接至於一念之視聽爲先一或蔽其聰明則其於身之所接將不勝其弊故伊尹之言一節深一節雖四者皆係於君德之美惡而將順其美以垂無窮則於視聽猶爲切要也

###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謂之天位者天民鬼神之所托也謂之艱哉者誠敬仁之難盡也以天人鬼神之無常而上下顯微之間一有不盡其道則離合之機凜乎在前何可不思其難而循天理之則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德以敬為主敬以時懋為先蓋必此心之純一不已而後與天合此商家一代相傳之心法也先王之令緒在此今王之令緒尚監于茲基緒之令美不獨在王業其盛德純誠可以上當天心而垂裕後昆皆其緒之美者能監于此則亦如湯之配上帝其為令緒豈有加於此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行遠自迓升高自卑此言進德之有序也善始之意可以占終此言臨政之有初也進德有序故必自其下者迓者

臨政之初故必因其難者危者自下迓者非可一蹴而淫造思艱危者不可一日而不慎也既往不咎方來可追故伊尹之於太甲既告之以備已之遠業而復告之以治人之遠功其愛君之意豈有已哉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無慢易於臨御之初所以屏人欲之私也必審擇於聽受之際所以循天理之正也屏人欲則嚴為禁止之辭循天理則在乎堅固之力此又伊尹立言之意也上二無字禁止之辭下二必字一循乎公明乎公私之辨然後可以善始而圖其終矣 輕率慢易安其危而利其蓄皆人欲流行處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人主一心一身至善之所止而萬邦所視以為儀表也非

此心謹思無以得其理非此身之篤行無以成其事一有不至皆非所以爲善之至而爲良之元者則天下又何賴焉太甲下篇乃太甲遷善之一初故伊尹深期以遠大之規模四方之標準勉之以知行之並進庶幾可以集萬善而立人極焉耳

### 咸有一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代天理物之初固貴乎德之惟新謹終如始之一乃所以爲德之日新新命之膺與德俱新固已去其舊染之汙矣日新之功終始常新則其所以日新又新而上當天心者又豈止如今日所觀哉今之新德新令固可喜而終之日新又新者深可期茲固伊尹之所以拳拳二於太甲也大享明德之章言湯之日一新又日新又復及於其命

維新蓋家法之傳遠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惟和惟一

百官可兼用才德而大臣必擇其全人蓋身爲大臣兼有致君澤民之責爲臣之所以不易也不難於任用慎於聽察則小人乘間而入不可否相濟終始惟一則君子不安其位此爲君之所以爲難也臣盡臣道則可以稱選任之意君盡君道則可定正名之分亦各盡其道而已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曰德者善之摠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孝始終條理之序也

朱子曰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善或在彼爲善或在此爲不善或前日不善今日則爲善必須以此揆度蓋固一而後定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協雖訓合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有揆度參驗之意又云有比對裁判之意蓋從一流出者無不善協有齊之義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因王言之大而知其心之一此由其末而推其本因王言王心之相符而知天祿人心之均安此由本而極言其效也頌聲之相同真若有以俾之則君民之相安者自今其審克之矣俾之者誠之不可掩克之者效之必可期蓋伊尹之所望於太甲者如此

## 盤庚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世臣舊家之人乃古先王所圖任而相與共政者其政之能其任則奉承君命能不隱匿其指意王所爲大敬而用之也豈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民所爲丕變而從之也令出惟行上敬下化古先王之用舊人其能勝任如此均爲舊人均所任用而奉上化下之心乃有不然者故盤庚特引古先王之盛以見今之不然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既率而目自張有條理而不紊者上下之相從也種曰稼斂曰穡必勤力而有秋者勞逸之相補也盤庚率民於殷毫其事理甚順其事功可期而當時之民傲上以從焉

故憚迂而違上所命盤庚喻以漁網之有網欲其無傲復喻以農田之有秋欲其無從康不怠於奉上不安於小成能近取譬其俱專迂都之利也必矣

## 說命上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爲君爲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先知明哲以性分之明言之也君令臣行以勢分之嚴而言之也性分之明既已得之於天而可爲法於天下矣則其勢分之嚴所以臨萬邦統百官君庸得已於言乎高宗嗣位之初恭默不言群臣咸諫于王不特推其君臨之勢而深美其明哲之性蓋有德必有言而群臣將順其美之辭當如是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若之野惟肖爰立作

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古昔王者寤寐賢才之心不特取其形象之相似必期於心迹之相親蓋形象之似所以求賢不嫌於地之遠而心迹之相親所以親賢不嫌於地之近故以山林岩穴之士一旦幸而加諸上位非以職任尊隆爲貴而以朝夕左右爲尚庶幾正論日聞而君德可成不特想望其形像而已高宗之求傳說史臣蓋能紀其事高宗之所命傳說則後出尤不可不究其心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承上章納誨輔德之意而爲是言也高宗於進德之方如金之在鑛如水之望洋如歲之大旱此心未能自盡所望灌漑厭飫之也傳說輔德之忠如金之作礪如川之作楫如大旱之作霖雨此心不可不盡所當開心而見說也

其位喻則一節深一節其本原則啓心乃可以沃心此大  
人格君心之專業而高宗之所以爲拳於說也

作斲因其美質作楫期於遠到至於霖雨則有如時雨  
化之矣此謂之一節深一節而高宗之所望於說者有  
如飢渴其亦不外乎此心而已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  
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傳說以摠百官輔台德其於出命之初即相期以  
遠大之業然相之有僚屬即君之有輔相使下焉不能率  
其屬則何以共任致君澤民之事上不能敬君命則何以  
克全相亦惟終之功蓋必能敬君而圖惟厥終然後能率  
屬而期於遠到此其上下之相率尊卑之相統不正其身  
如正人何而所惡於下無以事上高宗命說之初辭其已  
及此矣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從  
若王之休命

以從繩喻從諫君之所以從臣也由克聖而若休命臣之  
所以從其君也君臣之間非相爲苟從亦各盡其道而已  
矣然從諫之初猶截乎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克聖之後則  
臣之從君固有超然命令之外者况君命之美哉若休  
命乃將順其美之事有不待於繩愆糾繆而高宗之德進  
矣傳說復王命之初其所以自任而相期者固如此

### 說命中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

天者理而已明王之奉若天道順此理而已后王建邦君  
公設都於其下又承以大夫師長其於君臣上下之分載

然不可易也此天道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哉其於治國平天下之責凜然不可忽也此亦天道也知其勢分之相承而又知其責任之不易則可與言天道矣此奉天道一言傳說蓋將詳言治民之事而以是先之也君臣皆當奉天道其獨稱明王者一人之責尤重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中篇多言用臣治民之事傳說於此言臣之敬順民之從治豈有他道法天而已矣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皆至公之理流行乎其間聖人與天合德亦至公而已至於臣之若而又欽若民之乂而又從乂此則明德新民之極功而人心天理之同然皆不可厚誣也。憲天者聖人之天欽若從乂者人心之天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朝廷之上有百官所謂六卿百執事皆是也公卿大夫士

布列于朝此爵也亦皆官也官以任事故惟其能爵以命德故惟其賢分而言之則曰官爵摠而言之則曰庶官惟賢惟能所以治及私昵惡德所以亂然則任官惟賢才豈容有一官一賤之可輕授哉天下事衆君子扶持而不足小人敗壞之而有餘此即無曠庶官之意故傳說以庶官總之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古今之孝皆言知行並進傳說獨告高宗以非知之艱而行之艱惟忱誠則行之不艱非一偏之論也蓋高宗明哲之資而又舊孝于甘盤其知之深矣其曰非知之艱者指其所已知而言也已知而益勉於行則先王之成德可以脗合蓋湯之伊尹能自得師故詩書所載多言其持敬懋德之實此所以爲身之之聖而德之有成者也王能固其已知而勉於力行則知行俱到可以合於先王之成德矣

# 說命下

尔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鹽梅尔  
交修乎罔三矣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者訓之於心志趨向之初克邁訓者行之於美質  
調和之後此蓋說命下篇之辭言傳說之納諫已行於立  
志之初矣及其相与之日久調和之功多所以修輔其君  
非一而已是以所得愈深所以愈力高宗亦自度其力之  
能行非特如訓志之初也蓋始之訓志傳說惟恐高宗之  
不從終之邁訓高宗惟恐傳說之不進諫其所就之淺深  
於此可見

此亦是傳說之進言能迎其初者而善道之故能可否  
相濟終始无弃直截權當果於力行末意互說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于古訓乃有獲

多聞所以明當世之務故能有立於事于古訓所以見先  
聖之道乃能有得於理蓋宇宙內事一事皆有一理有非  
可以私意妄為者是以人能求多聞深知事變皆可隨世  
以立功名然不于古訓將无得於事理又何以立大本而  
經綸大經哉說命下篇傳說為孝之功故特稱王以聳動  
其聽而深究乎人情物理之極可謂善於格君矣

求多聞建事是令 皆能如此于古訓有獲則非于古  
人不足以得此也

惟于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求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為孝之道當遜其志如有所不能當敏於孝如有所不及  
虛以受人勤以勵己此二者所以為孝而孝之終始不越  
乎此二者也始之謙抑勤敏則其所修如水之浩二其來  
終之堅凝誠實則其於道如水之溥含泓深而積聚矣謙  
抑則德修而日新允懷則道積而不散來如日知其所



續如月無忘其所能也為孝之初入道之序也

惟教孝半念終始典于孝厥德修罔竟監于先王成憲其來無愆

孝固孝也教人亦孝也孝之貫於人已者孝之始終也德之所以不自知其進也孝之監于先王者孝之準的身之所以永無過愆也湯之自得師修人紀凡所以修己治人者皆有成法率而行之終身可立於無過之地固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又豈止於一時之進修而已

一念典孝以始終言監于先王則万世而无弊蓋昭然成規粹然至善是乃為孝之極也成憲凡湯之所言所行皆是所謂世為天下則者也

位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一代有一代之典憲必遠監于先王而後至於尽善尽美

一官有一官之人才必旁求天下而後可以申用明良蓋先王立此成憲為万世之標準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群賢輔此成憲為列位之儀刑所謂臣人克有常憲者也高宗以守家為之君傳說以進賢為之相其率先王迪高后也固宜

按此一節不與上文相蒙前言為孝此言守法人君當為之事而皆不可無人才之助也

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正風化之原能使天下之民皆慕其君之盛德者傳說既往之功也竭股肱之力必知良臣之責當致君於聖德者傳說方來之事也說命下篇專言為孝進德之事及高宗不以四海之仰德者為可喜而以良臣輔德為可期傳說亦不以風化之既行自足而益以致君於堯舜者自勉下文言保衡之致君澤民其意固可見矣

四海仰德時乃風如舜之美臯陶所謂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如臯陶之賡歌所  
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古者大臣之事君大要如  
此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尔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  
民

上二句言古今君臣會遇之難今適相值則其時之可爲  
矣下二句言人臣致君澤民之青惟尔能克則其才之能  
爲矣以其時之可爲而自任以才之能爲則明良相逢之  
機會爲不虛設而君臣兼盡之事業爲益深遠矣不憂其  
難遇而深責其必能此高宗之所望於傳說而於終篇尤  
拳之也

若更添說拜稽首至休命則當分二節意以見時之可  
爲惟傳說能爲而說之所以能爲以其奉休命而敢爲

科場備用書義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卷之四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周書

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台萬物而並育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意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摠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

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曾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為元后亦不過為民父母不能徧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為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循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天地同功特乎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為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過為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為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為之理者哉

# 秦誓下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日月之照則有光光之極著則爲顯文王之盛德與日月並明然光四方者明之普明顯西土者明之徧及虞芮之質成江漢汝墳之被化中天而照四方者也岐山豐鎬之建都發政施仁之先後肇國而在於西土者也顯西土照者愈光光四方則愈遠武王述文考之德以誓師可謂善言德行矣

## 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博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興不愛爵土官職以待天下之賢能修奉五教三事以正天下之風俗然其於風俗益博明乎信義於賢才益崇報其德功教化愈深爵賞愈厚庶官有所激勸而萬民無不從化此其所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人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垂衣拱手坐享成功而不知其紀綱之布置意氣之感發有自來史臣紀武王無爲之治推其所以致此者以終武成之書旨哉

## 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洛書之出也九疇之數而已而禹乃即洛書以明洪範即洪範以爲九疇是雖不離乎數而理已行乎其中矣蓋古今天下之大法即日間彝倫之大經禹因數以觀理而大法以明箕子即數以明理而大經以正然後歸美於禹而推本於天所以見理之果不違乎數故人倫天理之所由

叙也攸叙者言彝倫之所以叙而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天地自然之運孰有大於五行事物當然之理孰有加於皇極聖人明事物當然之理合天地自然之運一身之五事已參乎五行矣而尤厚於人之八政以因乎天合天之五紀以示乎人天人交感極參贊經綸之妙而皇極立矣故五行不言用以見二氣之自然皇極必居中以見一理之當然此洪範九疇之本旨而微箕子不能明其初與其所以用也初一是本文曰五行是所叙下皆倣此其次序則先說五行是天運五事八政是人事五紀又是天道天人相間說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數居中猶極

居中而四方上下望以取正焉者也正

已以立皇極

稽疑庶徵以行皇極天下之至善而合

乎時措之宜然後參之神天以驗其從違示之以禍福以昭其懲勸而皇極之道無不行者矣。稽疑是決之鬼神庶徵是驗之天象嚮是勸之五福威是懲之六極聖人之懲惡勸善與天福善禍淫相參。聖人者天下標準雖已建極猶婉曲以行之使天下之人皆通乎上下幽明之故而凜然於福善禍淫之天此民之所以取正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用天地生成之數故論其性稼穡乃人力生成之功故論其德論其性則天地之生成成本於自然論其德則人力之生成出於使然自然者從微而至著使然者發育而暢茂故水火金木惟以曰而於上穀以爰言於是而為

稽也

直言其終稽而已非以名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又哲謀聖者五事之用蓋人一身皆有當然之則能循其當然之則其於身心動靜云為之間自有不可勝用者矣然則折而言之者如合而言之則敬者德之聚未有居處恭執事敬而不周於用也此敬所以為孝之始終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未有思睿作聖而不能全其德者也此土之所以寄於四時也此又明疇者立言先後之序也

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居九疇之中如屋極非極中立而四方之所以取正焉者也然君以極為極而錫民此固上予下之辭至於庶

言入心

四

民於汝極而保極亦以錫言何哉蓋極者天下之所共由非一人之所得私亦非勢力之所能限量也以極之集福者言之則為上錫下以極之共由者言之則為下錫上上錫下則為皇極下錫上則為汝極蓋皇極之君民相与者如此保極者言其常為天下之標準者也建極而以福与之上錫下也廣矣此謂敷錫保極而終身行之則下之錫上豈不父遠而無弊哉上是為生民立極下是為乃世開太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聖人之建立人極於成就人才見之蓋天下之人品亦不齊矣聖人於有猷為守之人才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極不罹咎之中人受之而不拒至於有康和之色為好德之

辭亦皆錫之福祿而誘掖其進是以有才者得以自見中  
人者足以自容而色言之善者亦皆有所激勸其成就人  
才轉移風俗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斯世斯民所以悉為皇  
極之歸矣夫極者四方之所望而取正者也賢者勉而進  
常人者亦可以企而及宇宙間無一民不眎以為標準故  
曰惟皇之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

以言皇極之教必以是為標準而取正於此也人之一心  
不中不平則必有作好作惡而失其好惡之正者矣義利  
界限之不明則必有倡狂妄行而失其所共由之道路矣  
蓋處物為義在物為理道路者皆理之所共由者也好惡  
之偏不能遵而行之皆物欲蔽之不能行其所當然者耳  
故言遵義遵道遵路以見人之視此為標準言王之義王

之道王之路以見皇極之所以為標準其原則皆生於  
心之私而昧乎天理之正非有建極之君何以使斯民之  
會極而有所取正哉

無偏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王道即皇極也本廣大本平易本正道人々可行若大路  
然惟一念之私反覆燕錮失其坦然之道無以造於當然  
之極故皇極之教欲其無偏於己欲其無黨於人無黨於  
人復欲其無偏於己悉去其傾邪反側之累而其由於公  
平廣大之途然後天下之民無不會極而且歸於極矣會  
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蓋必至此而復為極故箕子反復  
其辭以明之而且以贊諫乎皇極之建天道之成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箕子更端之辭也敷言者敷衍為言不特上文所衍

之言凡先聖後聖之所以垂世立教者皆言也然聖賢之所以敷言是天下之當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而實天之訓其所關係如此而可已於言哉此理此言斯民由之則為舜君師教之則為訓而天道精微之蘊卒不以此故其言之不可以不敷而以箕子之贊諫皇極復為更端之辭以深明之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踐君師之教而近道德之光君之所以不遠於人也推父母之恩而居君師之位民之所以不忘其君也父母之愛子其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惟恐其教之不孚行之不力而去道之遠也今既聞其教行其道以近天子之光華則其於父母罔極之恩何日忘之豈徒以勢而君臨之哉故箕子明皇極之疇於其將終言民之所行如此而述民之所言如此也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聖人治民豈不欲相安於無為因其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以其時俗之不同氣稟之不一不得不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無過不及之道也故強梗者以剛克柔和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柔克柔酌其時俗之宜也沈深潛退者以剛克高亢明爽者以柔克此以剛克柔以柔克剛矯其氣稟之偏也三德之用陽舒陰斂此民之所以皆協于中而會歸于有極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為君臣者皆有關於天所當深省苟能各省其失得則二者之休咎以時此蓋以位之尊卑驗休咎之小大也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各當兢兢如歲月日二者雨暘寒風



不夫其時則朝野之休徵皆見此以一理之感應占万事之太平也天有五行人脩五事其責任之重則在王卿士師尹其泰和之運則著於地利人事賢才國家箕子於此蓋極言休徵之可考而休咎之有由爲人上者可不深省而勉圖之哉 卿士以下不言省蒙上文也

###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下之獻者各隨其方物上之受者不貴乎異物是可以見聖德之感人深矣蓋其所慎者本人心天理之所同得故其所貢者惟物產日用之常行使其敬德不足以珍奇爲尚遂於耳目之玩者無窮而本於性分之真者愈怠又何以柔遠人而治天下國家哉是以聖人必先慎乎德持守之深而嗜欲之淺非武王不能慎此德非太保不能爲此

言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室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在上四方遠國畢獻方物王者不自私而率以分賜諸侯是以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无廢其職分室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之矢魯以夏后氏之璜是已 上之所以柔遠人者此德君之所以賜諸侯者此德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視之者亦惟此德雖其所賜有同姓異姓之殊方物室玉之異然德寓於物人亦以德視物則一而已矣

接

不役耳目以爲百度之正所以謹其外也不玩人物以喪本心真所以謹其中也然至理所寓不越乎日用常行之

道總言其要惟在於內外交養之功惟內之所養不至於  
妄發外之所養不至於妄受則存養周遍表裏如一又何  
至於喪德喪志而循耳目之欲哉西旅獻獒乃役耳目之  
一事而太保摠言內外交養之事無一不及亦猶太公丹  
書之戒于盤盂几杖無不銘之以示警也

## 大誥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不丕基

寧王武王也卜天意之所寓也寧王遺室龜而紹天明  
天之明畏已弼我不丕基矣今日之有大事休朕卜併吉豈  
非天之明畏而弼我不丕基者哉天將定天下之大業故  
上可以決天下之大疑天之所命所相所弼皆於卜而占  
之豈以昔之惟卜用可以驗天意而今之惟卜用不足以

紹天明哉此東征之師所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致之寧王  
而益信也嗚呼一言成王之所感深矣

天闕必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上天閉塞艱難之會因以立功而可成此爲人上者不可  
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也人君化誨誘勸之辭微之天人而  
可信此人臣者不可不終寧人之圖功也寧王於武王所  
立之功則繼其志者在我寧人於武王所用之人終其功  
者在友邦君不敢不極卒者成王之所以自任於已曷其  
不于者成王之所以相期於人也反復乎古今參驗乎天  
人東征之師其可已乎

## 微子之命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威

休永出無窮

以世德崇湯祀所以存一代典章之舊以客禮待微子所以垂萬世之休既往之統有傳方來之休未已蓋其尚古之心不惟可慕之先王而公平廣大之心猶可以垂之萬世也尊先王而文献足徵繼絕世而与國同休稽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有永王者之盛心可見矣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先儒以整齊嚴肅為敬則齊之為敬決矣湯之季在於聖敬日躋敬以直內則聖無不通廣無不包淵無不測此其敬德之積如此膺上天眷命除斯民邪虐之害此其仁功所加如此然成王之命微子推本湯德必自盛德至善推之于以見功之著在一時而德之垂者愈遠而愈无穷是以尚論其德而推本於敬也 又按周之命微子必推其

祖宗之德而商受之非無一語及之亦可謂厚之至矣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尔于上公尹茲東夏

有大德者必得其祿故自極人臣職任之崇有大人者正己物正故能布中外文明之治蓋人皆有德而微子獨厚於德天歆享之民敬順之盛德之不可忘故建尔于上公然令德顯二宜民宜人東夏之尹治當必有可觀者故成王誥命之辭稱其已然而勉其將然國在東方地為中夏治愈明則德愈厚此成王拳拳之望也建尔上公所以崇德尹茲東夏所以圖治成王臨遣微子之辭期于于治之蓋如此

音 教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欽哉往者成王遣微子就國之辭也欽哉者敷教之本也服命之不可訓典常之不率非所以訓率典禮

之常以審備之忘其訓教之所由敷者乎欽哉一語其又  
敷教之本領者乎成王之命微子曰庸建尔于上公上公  
之服九章一命 衮衣綉裳近於天子僭逼之愆常必由  
之能敬以敷訓則必能慎以輔君敬与不敬之分於此可  
見

## 康誥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明德慎罰為康誥之綱明德又慎罰之綱文王之德見於  
恤窮用人敬賢至於威其所當威耳明德之用周而威之  
用寡康誥詳言其德蓋指其顯於民者言之也文王之德  
可以區夏而肇造之初惟聽一二邦之漸修如虞芮之質  
成江漢之教行是已其尚德不尚刑之意昭然於天下故  
其以漸脩治之化悠久而不能已於人心者此蓋惟文王  
能之而皆非有心於天下也

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

此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實也德無常師其於義理之无  
窮体用之周備豈可以一言盡哉近守家法既欲其抵述  
文考之事紹其所聞而服其德言矣遠師聖哲復欲其求  
之殷先王又遠為商者成人又別求聞古先哲王皆所以  
探索義理之本原而推廣實德之功用其紹聞以行文王  
之言宅心以加教誨之道皆所以修已也用保乂民用康  
保民皆所以治人也此四語者互言脩已治人之事經緯  
以成文非謂師文王尊商者止為脩已求殷先哲与古先  
哲止為治人合而觀之則可以語明德之季矣

汝不遠此心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遺商者以端治本而明化源稽我古人之德以安万民  
而保一國然後此心之理能究其所從出此身之德能充  
其有餘可以不墜吾君分土分民之命矣然止能不廢在  
王命總可免過而已非以爲己足也則康叔之尊賢而稽  
古弘道蓄德者豈可有一息之不勉而不思王命之重哉  
乃服爲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殷民之關係甚重康叔之責任非輕蓋弘王化以和保殷  
民者此民也助王室以安宅天命者亦此民也深思夫承  
宣夾輔之寄而反復乎人心天命之由其必思所以作具  
鼓舞其民而去其舊染之汙矣以殷民之舊俗而康叔能  
作新之則夫乃服之事無大於此者此大享克明德亦引  
康誥作新民之語以明之也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

明罰以服人心之公戒勅以勉人心之私和則安矣未有  
安而不治者也人惟心服是以心和是以去疾之心去惡  
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乂安長治之計常必由此此猶足以  
見明德慎罰之效人心感通之速不可以商俗之汙而謂  
其不可以安且治也。明服如四罪咸服勅懋和如戒之  
用休勸之以九歌去疾如沉痾之去体保赤子如心誠求  
之不中不遠皆人心自然之感應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  
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典者一國之常法敬以持之固可以裕民矣敬忌者一  
代之家法敬而有戒懼則庶幾可及乎文王之裕民也而  
敬敷五教在寬之意皆所以寬容養其善心而終免於刑

言能如文王之發政施仁美化行乎江漢彼裕我民豈不  
綽乎有餘裕以此治殷民此則武王建国治民初意庶  
幾其可以心慰懌也此武上康誥之書所以終慎罰之義  
如此而拳之有望於康叔云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也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爽明也惟思也迪導也求等也明思治民之道而導之於  
言康之地固治民者之責然武王之心未嘗不求諸己未  
嘗不明其德深思久安長治之本原而殷先哲王為等匹  
躬行踐履實己足為標準於天下而非一告之康叔也康  
誥之書大要言明德以慎罰故始責康叔以迪民而終身  
自任以康又亦可謂逖知治本矣民何幸哉

### 酒誥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爰厥心臧聰聽爾祖考之猷訓哉

### 小大德小子惟

此言文王之民其風俗之厚如此故其德業之成如此也  
然斯民之相誥詔每於小子之時導之以恒產恒心是以  
能承祖訓而聰聽於小德之謹告之以德無小大是以能  
視大德而惟一教民每於小子之時而成德由於小德之  
積蓋教民者不至於後時進德者能成其大德所謂迪小  
子猶三代所謂小孝之教也所謂小大德猶商書所謂爾  
惟德罔小也若以謹德為小德而不思其為大德之積豈  
文王之民所以教小子者哉

茲乃允為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事以人事言德以天德言臣之於君有一職則必有一事  
而正者所以治之也至於元德之盛大與天同功則為天  
德而王家永不忘矣蓋正事者人能為之元德則天亦順  
之其永不忘於王家者乃由臣德與國家同休者非特

治事而已也。然士之臣能不荒於德，以各正其事，可謂只臣道矣。而武王所期之遠，不至於與天合德，與國家同休不止。蓋君子愛人以德，而期於成就德業如此。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言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

古今言敬，惟畏字最切。蓋其始也一念之敬畏，迪行於天，民人已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其終也一堂之敬畏，貫乎君臣輔弼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商先哲王所以自詒者如此，而君臣交脩，純一恭敬，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皆然。蓋始猶以一身持循之常法，其終則為一代相傳家法矣。奚至於縱酒敗德哉！經德者脩己也，秉哲者用人也。

## 梓材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書文四

十一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所謂繫屬人心者。不可不以民之情達之。大家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若制命是以臣皆承命，元不可不以臣民之情達之。王也。國之政有臣有民，其使已達之大家矣。總而言之，何往非臣。其情可不達之王乎？諸侯承王命以牧民，中立於君臣之間，不以臣民達大家，無以示一國之儀刑，不以臣民達王者，無以正一人之體統。斟酌於人情之宜，而歸尊於王朝之重。武王封康叔之初，誓之及此，亦可謂深遠之慮矣。巨室所謂救國世臣，孔子所謂講大夫邦家也。

王其之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引養引恬者，武王責效於邦君御事之新命也。罔攸辟者，自古王者建牧立監之初意也。引掖斯民於安養生全之地，惟在於仁。邦君與皆有責焉。開置監國於畿內所封之

地不在於法此牧監之所當謹也武王封康叔於衛一篇之書皆以保民而主慎罰然民庶者諸侯群臣之所共理而刑罰者監牧之所得專故於三篇將終之時言其總命諸臣之意如彼而究其立監之意如此何至輕用其法而有乖於仁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稽治敷蓄廣去草也疆畔畎渠也塗墍泥飾也梓良材可爲器也牖亦色也武王之封康叔於三篇告戒之終而喻以三者農工之事若分而言之則敷蓄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既茨丹牖則望康叔以成終云耳若合而言之則封國之初先欲除惡之廣諸惡既除在於立國之堅然後正其制度紀綱加以脩飾潤色而治國之道終矣此又一節深於一節而是

書之所以長於譬喻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此以下群臣進戒之辭如召誥洛誥所云錯簡在此亦不知其爲何人作然其爲進戒成王之辭無疑也今王之所言惟當效先王文武之所爲先王勤用明德以懷諸侯皆夾輔王室以享上復如兄弟之親方之而來視效吾君之明德蓋明德之極功也今之爲后者亦式舊典而已矣舊典者何也明德而已矣明德無君臣之間故上作而下應明德無古今之間故前作而後述昔也庶邦享而今也庶邦不享蓋亦德之所使愈遠而所感愈深耳詩曰儀刑文王万邦作孚其是之謂乎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以今日以廣士言之則天固悉付以中國民矣於中國之中而猶有迷民今王可不務德而思有以和懌先後之哉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後之以左右民是非今王之民乃先王所以受命于天之民也蓋商俗迷惑染惡之民自今日而歸於德化則克受天命之先王庶幾其可以少慰而天之所以付中國民者始可無負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者辭之終也若茲監者意之所未終也人臣之進戒於君所以祈天求命者言有盡而意無窮今往何監非欲其萬年惟王而且與子孫常保其民乎蓋萬年者一身之壽可以君臨天下子孫者一代之傳常求保其民所欲之深所期之遠故其所言之益切而所監之不遠也所謂若茲監者亦於上文明德祈天之

未珍備用書義斷法卷之五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誕膺天命者必懷深長之憂患愛其君者必致深長之意  
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而亦有無窮之憂也惟命不于  
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及於此則凡所以格君之心而  
勉君以敬者其意豈有窮哉惟於敬德則誠實無妄視聽  
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而天命長保矣然此未  
言故召公歎息其辭以言之而又反其辭以明之也周  
無逸之書凡七嗚呼召誥之書亦五嗚呼其旨深矣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其不能者召公期望之辭王不敢後者召公勉勵之辭  
納民於大和則今固休美矣而民之巖險可畏常伏于  
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汲汲於畏民則人  
於山川殆有可畏者矣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此  
也。誠而休者和氣之薰陶也畏民畏者事勢之倚伏也  
見於今者雖可喜而圖其終者得不長慮却顧思先務之  
為急哉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於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之作成王所以中立於天下而奠二極也以對于上  
帝以祀于上下以布政于中土之民蓋自今日始矣然此  
一人之私謀一時之苟作也天之所以付托者已有成命  
矣民之所以望治者益為休美矣王猶承天意以治天下  
則大邑不為虛作而成王之身所以貫通三極者豈不

益矣夫

而言自時言自是而為三極之主也未言今休言自今而

有無窮之美也此召公述周公之言以告成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

以殷御事親近副貳于我周御事所以節性而使之進於  
善也以敬作所動靜云為止於是而不遷所以居敬而為  
之立其準也為之薰陶漸染為之品節防閑使人有所  
勵而趨善孰若為之視儀聽倡為之端本澄源使人有所  
觀感而皆安處善哉既言節性又欲其日邁望於殷臣者  
無窮既言敬作所又言不可不敬德望成王者亦無窮也  
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者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中圖治之初正將為傳遠垂後之計然其所以格天心

章我五

保天命惟在敬德而已其兩言王其者期之之辭也其終  
言祈天永命者求之之道也天道不可求而求之者在乎  
敬德人事必可期而期之者亦惟在於敬德疾敬德者勉  
之於已不可緩也德之用者祈之於天不可欺也此宅新  
邑之第一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居天下之大位者必有首出庶物之大德其聰明冠倫出  
類拔萃固已異乎人矣下及下民皆刑而用之則而象之  
普天率土無不觀感興起於下則於王者之德尤為光顯  
也王者非有意於顯德其所以尊為天子者在德元然有  
此元德無一事不可為法無一民不與俱新其德之光顯  
自有不可掩者矣究論王位之所在則惟在德元耳不自  
知其明明德之功如此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以三以小民受天永命

受天永命而不若有夏欲其過之也勿替有殷惟恐其不及也上下君臣平日之所勤勞憂恤其所期望者亦庶幾其如夏商之歷年至於以小民則自可以受天命且可以受天之永命是民心之係屬猶勝於君臣君臣之憂勤至小之微民能受乎至父之天命小民吾能以之初師能也則永命自能受之此亦必然之理不特為期之辭也

### 洛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臣之輔君將期以至遠之業賢君之答臣必待以至重之禮蓋周公之誨言將以營洛而告卜也周公之營洛也以予億萬年而敬天休也天休即休恒吉之兆誨言視卜之文非常之盛事建此無窮之丕基安得不以非常

盛禮益其忠告之誨言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舉祀典於新邑日咸秩於無文周家之盛禮也齊百工於宗周尚庶幾其有事周公之盛心也盛禮所行無往不及宅中圖大之初可謂非常之典矣周公之盛心惟率百工以從王欲王自教詔之以庶幾有事所以見禮樂征伐無不自天子出豈如春秋衛國所謂祭則寡人政由甯氏者哉元老大臣德盛禮恭其事君小心於此亦可見矣

王若曰公明保于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列考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出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之辭

周公之明保君德以其能稱不顯德也稱其德也正身物正蓋隱然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後以其石發揚祖宗之功係屬天人心前不愧於文武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

此時周公之能明其君而非公之自明其德何以臻此  
一說以答天和民阜歸揚文武烈謂所以繼志述事惟天  
人二事耳然揚應天順人之極功必有君臣交勉之盛德  
君臣之盛德相為輔佑則文武之大烈無不克周所謂永  
保文武受命民皆此功之積也亦皆此德之驗也

博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  
四方傍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于夙夜愆祀  
既定宗禮則稱元祀而秩無文此洛邑已行之祭禮也德  
化已行惟夙夜而承祭祀此繼今以後常行之祭禮也厚  
尊大禮舉秩大祀此八字是古註今合用之臣不以德教  
為已明勤施以迓太平而紹先志君不以大臣為可恃益  
加愆祀以奉宗廟而承祭禮蓋不恃其祀禮之已盛而益  
謹於祀禮之常行其曰夙夜必祀皆所以養誠心而端其  
本非一切仰成而已也成王留周公以治洛其交相勉

意亦可見矣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出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凡民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是下之  
享上皆出於中心之誠也成王之責以安民為政事周公  
之德以一身為儀刑其曰無斁曰勿替皆此心之誠而不  
已者以君臣之同心運不已之誠心是以四方之民無不  
來享蓋千萬人而一心也四方來享且期於出享蓋千萬  
世而一心也一心所運無君臣之間則一心所感豈有父  
近之間哉此二句有君臣相志責難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但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下留之辭

為人臣止於敬責難於君謂之恭周公拜手稽首以復王  
命此所以尊禮其君而行吾敬也周公之承命留洛以保  
文祖受命民所以責難於君而大居敬也留洛邑

惟謹深思所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受命民一  
皆為受命民設烈考以下有義使天下人心之久安文  
武烈之益著此其所以弘大責難之恭豈徒在威儀進  
之開哉

其大博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即典章之文也獻即所謂獻臣也  
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故曰恭先

厚於文獻為周家恭敬之令王所以正己待人圖治之本  
厚也化行中土開萬邦休美之盛治所以宅中圖治之極  
功也皆周公所以期望於成王之辭故有兩其字然欲期  
以至治之功必究其出治之原故雖特言其成績而治治  
之政一本於王之恭敬其獨博厚於典章殷民者則其恭  
先之目耳此周公以治洛之殷望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考朕昭

子刑乃單父祖德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故曰字先

周家一代文武之成功何往非文祖世德之所及今日帝  
邑之新政多子御事共厚前人之功信可慰民庶之心矣  
然非德無以為功也非臣倡之以信非君示之以刑無以  
殫文祖之德也篤成烈者群臣之所不敢辭繼世德者君  
臣之所當勉故周公以字先自任而以儀刑之成望於昭  
子蓋必其所字所刑者無一不盡文祖之德然後可以圖  
功攸終耳功則兼言文武德則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  
以此自勉而亦以勉成王云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 多士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脩已敬神一代相傳之心法代天澤民一代相傳之法

心法合前後而如一即太甲篇中所謂克敬克誠也治法合天人而爲一即太甲篇中所謂懷于有仁者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蓋其明德之貫通於幽明者至於天之保乂殷殷王之守帝則德之流行與天相功使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則明德之所及愈遠矣周公告殷多士備舉商王之德宜必自其本而言之

###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王敬作所北辰居其所此之謂所君子之止於至善而不遷也農之依田魚之依水此所謂依言小人之得所托而不離也君子之所謂所亦無逸而已矣小人之所謂依亦稼穡而已矣無逸而知稼穡之難則雖安逸之時亦能知民所依而不敢忽所謂以勤處逸也周公作無逸之書以

書人二五

行

告成王言其所能知其所則必能知所依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嚴恭寅畏皆敬也敬之所積皆天理之流行固足以自檢律其身而以身爲度矣若夫治民之祇懼無怠則其敬心所發見而自不能已享國之攸乂無疆亦其天命之在我而仁者必壽治民之敬皆誠心充積之盛享國之乂亦天理自然之安周公舉此以見誠之不可揜效之必可期固非強勉於人而責報於天也即嚴恭寅畏四字觀之則中宗之積誠敬乂矣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

二王之抑畏謙下以持其敬者也人然抑畏則凡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無往而不畏矣文王之甲服節儉均

以成其敬者也能卑服則凡所以卑宮室菲飲食節嗜好

無往而不敬矣然二王之初長以克自言指其持身之素而言之也文王之卑服以康田功言指其及民之功而言之也將以持身則不敢逸將以及人則不暇逸皆敬之流通而為無逸之令王其所用之不同則所遇之時所居之位有不同耳周家一代相傳之心法寓於治法則無不同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之德備道而全美故文王之政勤身以及民徽柔懿恭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徽柔則極其和能合天下之大和懿恭則純乎恭故篤恭而天下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惟恐一夫之不獲是以在己愈約治民愈勤謂之咸和萬民則非止小民鰥寡而已然其和順之積中發外誠心之篤近舉遠非盛德至善其孰能與於哉

書卷五

哉論文王之仁政非一言可盡尚論文王之盛德則一言足以該之矣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哲智之明也迪哲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孟子所謂心之所向者弗去是也商之三宗與周文王有賢聖之分而四人皆以迪哲蓋無逸一書專為能知小人之依而言如中宗之治民祇懼高宗之大小無怨祖甲能知小人之依文王之懷小民惠鮮鰥寡皆灼知其所依而且允迪其所知故以四人迪哲稱也勉勵其踐履之實而開導其聰明之益周公之有望於成王也深矣

###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保衡



天欲扶持人之國家則必有維持憑藉之世臣湯之受命有伊尹以格皇天見於咸有一德之書詳矣太甲之時復得伊尹以居保衡之任有以安天下而持其平是伊尹一身歷輔乎聖作明述之君兼盡乎格天保民之事天命之所以延洪王業之所以不墜也尚論商家之天命而枚舉商家之賢佐舍伊尹其誰哉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周公備述殷家之相傳枚舉當時之賢相伊陟臣扈之等太戊克厥天心者也巫咸父子之輔太戊祖乙勤勞王室者也此皆各舉其所長而紀其功用也若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紀其舊季之臣而不及傳說豈非問季之本有上於天人之功業者歟古今帝王言季之詳始於武丁甘盤蓋本原之正則功用自弘所以善相其君者固不專以一事名也

事名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秉侯知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天之純佑商家以商家有賢人而實也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矣惟天佑商家故商實商之所以實則以其中外大小之臣皆秉持稱舉其德不至於曠庶官夫以內之百官各姓與夫王臣之微皆秉持其德以憂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及奔走服役之人皆惟德是舉以治君之事此其真才實德之賢參錯而列於中外而商之國實矣實之也以德其所以實見天之命也一時賢才氣類之盛國家氣運之昌茲豈偶然之故哉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顛有若南宮括散宜生見而知之孟子武成注疏及史記多載閔天等事然非事實亦不必屑屑季其功也

文王之德之政顯于西土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皆葉夏之地文王一身自足以修治而調和之故周公稱其克濟和以見惟文王能之耳文王既自能之又何待于五臣之助哉周公舉此以見文王之治中國猶可資於五臣則今日之君與若之何而可去也至治之極文王能之輔治之人文王亦多有之其止言五人者舉其繁若尚父之功亦不與焉以見其不盡紀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純佑承上文天惟純佑命之文也秉德承上章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之文也亦惟者言文王之德亦如殷而略舉其文也天之佑文王純一不雜可謂專矣人以爲天命之純佑而秉德五臣獨以爲天威之照臨若真知威顏之不可犯者然五臣之相與輔佐文王相與昭明其德廣宣其化著見不冒者無不覆天豈聞而知之乎純佑之天命其又

卷之五

九

將專歸乎蓋群臣雖畏天之威而不能明文王之德天听有不可掩則天命終不得辭自天佑之故實純一如此也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衆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人不能大其所監則必不能裕其所謀君與之所當肆監者周公所言之辭也君與之所當猷裕者前王後王之業也我周文武受命之美實有艱難之責任我周後王繼述之重實望望明哲之作則皆君與所當寬裕其心而遠爲之圖者故周公於召公之求去力挽而詳告之能大監於此則必能深謀於彼庶幾可以延洪文武之天命昭示嗣王之準則艱者不終難而迷者不終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曰者武王之言所以言者武王之心也昔者武王空憶以

命召公翦之以爲民極故其所言既欲明勉以輔嗣王如耕之有偶又欲其實誠以載天命如車之有馭又復欲其如文王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休下輔人君上乘天命遠期祖德傳之無窮其悉以命汝者非敷乃心者乎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非作民極者乎蓋武王之所言即武王之敷乃心而言之一節深一節則所謂无所不用其極者也召公於此可以悠然思矣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

當成王時泰和休美之治非二公之棊輔何以及此然文祖之成功未竟四方之政化無窮近而繼志述事遠而布德行化必使文王之功成於不怠海隅之地莫不率俾後爲篤輔之極功篤如爲信棊之篤勉益厚使文王之不顯者无不成而極地之載者無不服庶幾可以塞吾二人之責而無負於篤棊之任焉耳又豈止如今日之所期而已哉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民以順治爲德若召公者已知民德之有初矣而終之未可保也臣以用治爲敬若召公者已知此言之當敬矣而敬之不可已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之乱故勉公益特其敬不可不知民德之無常敬順其言而深思天下之用治召公之敬德有終則民德亦有終矣

### 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二歸于治

古之聖賢不敢取必於天命人心之所歸而惟取必於在我之爲善蓋事理之當行人情之可欲皆善也以德勸

以惠懷人亦善也天命猶有去留人心猶有離合惟力於  
爲善則善之所積即治之同歸無親者親於德無常者懷  
於惠所謂同歸于治者幸此可以類推而爲善之治亦未  
有大於此也傳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蔡仲之聞斯  
言也可以善推其所爲矣

## 多方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來介又我周王其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田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人謀之不裕者以其心之不實也人心之不實以其不知  
天命也苟知天命則必能夾輔介助以治王事而享天命  
亦必能宅宅畋田以順王道而廣天命竭其人力而循乎  
天命則事事皆實理而動靜云爲之間無有不寬裕者矣  
寧有欺詐之私而爲迫切之謀哉成王伐淮夷而歸作是

本義五

十一

書以告四國多方亦欲其常畏天命以盡忱裕之道耳其  
三曷不之辭委婉開導上陳天命下極人事亦可謂忱裕  
之言矣

忱如尚克時忱之忱裕如告君乃猶裕之裕此三言曷  
不者責其何不如此下文四言爾乃者責其不可如此

## 立政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拜稽以盡其禮所以見君位之爲尊而將有責任之重也  
嗚呼以致其嘆所以見用人之爲美而實有無疆之恤也  
王之左右有三宅以任政又有綴衣虎賁以待衛皆有輔  
佐承弼之責皆職任之至美而擇選之當謹顧世之知所  
憂者其鮮此周公所以慨然興嘆也爲人上者烏得以勢

任之隆權柄之專而輕用人哉致敬以表天子之尊使知  
惟辟作福致嘆以言五官之重使知為君之實難此立政  
之書所以作也

古之人由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德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

國勢與人才而俱盛所以為事天之實人才惟九德之是  
求所以見用賢之實有夏之時天下莫強焉宜無待於人  
才之助矣而夏王之用心以為天實生賢不翕受而敷施  
之是為藝天以天視賢則其招徠之意可知已然國之用  
賢不當徒取其過千人之俊而必信求其實有九德之行  
故用人之際迪知而非苟知忱恂而不輕信九臯陶所謂  
行有九德者無不真知其底蘊而忱恂於任用此其知人  
之實行乃所以為敬天之實意而古人有行之者惟夏為  
然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首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茲惟后矣

有夏之人拜手稽首以告后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  
宅乃事至茲惟后矣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蔡氏之言  
已盡之矣為人臣止於敬而責難於君謂之恭其尊之以  
名者非虛文聖人不偏愛而急親賢之為務其告之以實  
者非贅辭自古君臣之相告教臣盡臣道也自古君臣之  
相安君盡君道也於其君忠告而善道之乃所以導一人  
於其臣審擇而信任之乃所以安三宅有夏君臣之相與  
蓋如此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湯以七十里升為天子其能大治上帝之明命者豈有他  
哉能用宅俊也所以能用宅俊能即宅俊也用宅俊則

為儲材所以分職任而垂無窮即宅俊則各就名實明  
尊師傳而為禘式此其用人之周尊賢之至非所謂能自  
得師者歟國家政事之分任無非上帝歟命之流行典禮  
命討皆其昭昭不可掩者湯出而不釐之是必有分任其  
責者矣

天下三政總而言之則曰帝命分而言之則曰三宅所  
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  
德而不浮其名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  
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之用人至周至密故其治民之功至純至大克即宅俊  
見前蔡解但以就訓即蓋與洛誥之佶嚮即有僚無逸之  
即康功田功同義皆使之得其職而著其才也湯之  
俊實能克之其嚴思而不式之者所以即宅俊蓋信

書義五

卷

十一

能用宅俊也尊禮成就已用未用之人才協和化成  
在外之民俗此其新民之極功可驗用賢之成效非  
能至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能其三宅之心克俊有德能其三俊之德也或  
云克厥宅心當作克知厥宅心或云克即知字蓋古人言  
語之相傳或有脫字而以意逆之可也如言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不言準人舉人舉其重者而知其併及三宅三俊  
也然題上有三克字蓋惟文王能知三宅之心故能立三  
宅之事惟文王能知三俊之德故能儲三宅之才言此以  
見文王之誠能而他人不能也以宅心為居心非是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不丕基受丕基即下文所謂受民

此承上章言文王之能用宅俊而繼言武王亦如此也

王率循文王救寧之功故不敢替撥亂反正之才率循文王不顯之謨故不敢違休休樂善之士才德兼用功謨並著基業之大而益大其不以此欤周之王業始於文王而成於武王故謂之並受其所以能並受者以其義德容德之交助也其所以能並用者以其救功嘉謀之率循也其所以率之者有無窮之才則其所以受之者豈不足建無窮之基哉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立政者此篇之名也繼自今者成王爲政之一初也俾亂指民和獄慎者三事中之目也立政之要孰有大於三事者乎然必有以知宅心之所順然後君子各得展其所長必有以望君心之所守然後小人不得乘其間隙所謂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也知賢人之心則衆務

書義五

十甲

可以爲立政之助知吾君之心則終始惟一可以端

人之本自今立政此外無他道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憲  
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有司之牧夫即司牧也庶慎則國之禁戒備備

天下之事莫重於牧民故於有司之牧夫必訓勅其用命與違命者至於庶言庶獄庶慎所掌各有入文王未嘗侵官也朝廷之事次當慎於出令故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至於庶言之所以出納亦有不吝不知者文王亦非敢及付之無爲也然謂之罔攸兼特不兼其事耳猶知之也謂之罔敢知則初若未嘗知有其事者信任之益專也事之大小已斟酌其輕重而事之行否付之職掌至於文王之敬畏思不出其位之意則流通於國家政事之間非文王不能變之各得其道非周公不能知文王之用

如此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爲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人君思賢之心見之一話一言而不忘然後治民之功白之惟天惟祖宗而無愧蓋民非我之民乃受之於天於祖宗非成德之彥固無以共治之也知受民之必有所托則必知賢德之不可一日忘是以必終思之而且不敢一語忘之也一語之輕稍有不專任賢者之意則小人乘間而入又烏知賢才進退關於又民之政如此其重哉

未惟如商書之恭默思道夢帝賚于良弼話言如詩所謂求言孝思永言配命是也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文者周家一代治体之所尚惟正者周家治職之所分蓋成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不言武者以見成周成時禮樂彰法度著郁々乎文其自今以美矣然一時之才

書義五

十五

治雖已具舉而官之職守不可以相侵如刑獄禁戒諸禮之事皆付之正人以治之不可以一時之快意而或誤之也前言罔兼于庶獄庶慎繼言罔敢知于茲事之大小惟恐獨斷而或有失誤此乃經世之文非可以苛察果敢爲之文也

凡事不明大体而皆欲以身任之者必至於失誤亦非所謂經世之文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克乃俾又

立政者必建三宅之官非克宅之不能得其才以居其才俾又者必茲三宅之助非克繹之不能繹其才而盡其用由繹者由其外以繹其中由其言以繹其心由其德以繹其用紬繹用之使之展布四体而各竭其力以事上庶幾可以俾又而古今王者相傳之治法不外是矣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勅相我國家

立政者公日之新政用人者所賴以共治焉者也然欲成輔相之業則以明取舍之端蓋儉人者吉士之反而治之捷給者心不能勉以輔國家也自今立政固朝廷圖新之一初而儉人吉士尤國家理亂之所係故周公之言立政用人勿以示禁止之嚴而惟以示倚任之重諷王多吉士其於治國平天下也何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六烈

兵威之詰治其地有限德業之繼述其意無窮禹迹者九州之地也海表者禹治水之所及也非詰戎兵無以服人心非廣德業無以繼先志然詰奸刑暴之兵至禹迹海表而止觀光揚烈之責所望於後王者豈有已哉耿光者德之著必如親見之光烈者功之成必益發揚之使明者

書義五

十六

明而大者愈大斯亦為立政之要而周公之所以拳拳也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烈用

中罰  
刑罰之條例必得中使後王法式而慎用之此蘇司寇之治法也敬畏之心常存使國家久遠而利賴之此蘇司寇之心法也周公立政之書未及庶獄於其終也特呼太史書司寇蘇公之法以為一代作程故不特取其中罰之可用而深取其敬心之常存周公一伐維持憑藉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已在此於此焉得不探其心術之微而特書以垂訓萬世哉

# 書義斷法卷五

周官書義斷法卷之六

鄒次陳 悅道 編輯

周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寧

稽古而建官惟百猶古意之存而官職之簡也內外之體統相承則簡而有要而治之不擾者也內之百揆摠百官四岳摠方岳外之州牧各摠其州之諸侯伯又次州牧而摠諸侯是其制與古不殊而獨得其要可謂和矣未有庶政之和而万国之民不安也後世官愈煩而政愈擾政愈擾而民亦不寧蓋亦未明稽古之制而亦未得奉要之道耳

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用人之多乃可致治者夏商權宜之制也有王者明於治體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者明王立政之經也用權宜之制則觀其會通以制其繁簡非曰官制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審立政之經則擇其才以列于庶位非曰官職之既多而可妄用也任人乃所以立政立政則所以用才三代之所損益於此可見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三公之任大矣三孤特其副貳而責任之淺深亦自不同蓋三公坐而論道以經大經變理陰陽以贊化育不有非常之贊固難以任非常之責也三孤範圍天地之化輔弼一人之身三孤苟難於得人則亦可以為三公之副也論道大於弘化變理重於寅亮而一人之身若不敢以累三

公者則輕重淺深之分而國家所以立公孤之本意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冢宰之職无所不統而典禮尤邦治之大者也故冢宰雖  
統率百官以佐王平邦國而地官司徒佐王擾兆民春官  
宗伯佐王和上下即次之亦如舜之命百揆而於契之敷  
五教佐禹之作統宗未嘗不加重也况周之宗伯實兼禮  
樂之事而功用之極貫幽冥通上下其與司徒皆非若夏  
秋之卿上各任事也以此二卿繼於冢宰豈非百官之最  
重而四海之所由均平者乎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天子曰此民泰和雍熙之治能使之阜厚化成者豈一手  
足之為烈哉蓋六卿之職各有率屬官以尊而統卑也九  
牧之治各聽倡於六卿以內制外也尊卑有統而內外相

維莫不竭力任事承流宣化以休養生息斯民為已任民  
之阜成不亦宜乎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  
滅私民其永懷

一官必有一官之事一事必有一事之令政令之行否固  
可以見職事之修廢人心之從違充足以見本心之公私  
世之析人圭儻人爵往來慢令而曠官者皆以天理之公  
不足以勝人欲之私故其令不行而官為之任不知心術  
之隱微理欲之消長民固已如見其肺肝矣成王之訓官  
既以其慎乃令以持守官之敬尤欲其信於此以驗其秉  
心之公當時之任職官者其必有味於斯言

孝古之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孝古而以制者前代之法也典常而不易者周家一代之  
法也一者皆所當文然入官之初已明古法必能不惑於

政理而隨事有以裁制之矣。蒞官之時，益必守家法，以尊崇而師法之者，又何可一日忘哉？李古者言其已，而其爾者期於必然。議事者隨事而次之，作師則終身之。此成王所以訓官而有官，君子之所以為孝者，固如此也。

戒爾御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人能詳其所戒則不憂其所難，立志之初固期於功崇，事業之不勤功無由而積，此有志而不勤者之所當戒也。廣業之勤固可積功矣，臨事之不斷則志與勤亦虛用，此臨事之不斷者之所當戒也。立志以正其始，勤果以成其終，卿士所掌之職事必先難後易而無有不就，調理者宮有後艱之足慮哉。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為作德心逸日休  
偽心勞日拙

位祿不驕侈於外必其恭儉之實有諸中，恭儉之實有於中則其休拙之自異於外，蓋有位祿則驕侈自至，不期然而然者矣。德偽異則休拙自殊，亦不期然而然者也是以君子知恭儉之不可偽為尊，其天爵而不循於人爵則自然心逸日休之樂而無心勞日拙之苦，又豈有矜驕奢侈之失哉。

推賢讓能廢官乃不和政處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能有才者朝廷之上所以相推讓者惟此所以相稱舉者亦惟此。推讓在稱舉之先，稱舉在推讓之後，其相推讓也濟濟相遜可以見氣象之和而政不厯難，其相稱舉也惟賢知賢可以表才能之實而用必得人，蓋因舉人之才能而知舉人者之才能，王者之知人善任使蓋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信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官無尊卑必以敬而為主治民者無遠途可久安長治萬邦之廣有兆民焉民生之永康而民心之永懷是豈可以声音笑貌治之哉官者治民之官政者治民之政而諸臣之所以輔佐其君者亦惟在於安民蓋舉其詳皆賤分內事舉其要則敬之一字而已成王訓官之終篇嘆息而言盛舉其取而一本於敬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

孝於親而恭於上此言君陳令德之綱也孝友於家而施於國此言君陳令德之目也齊家而孝於親施政而

於上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東郊之政舉而措之耳然王之命君陳始稱其德而終勉以敬蓋敬之一字又貫孝恭之德而通乎家國之間所謂能敬必有德不可恃主德之能施於政而不思夫政之必主於敬也此成王臨遣君陳尹茲東郊之誥命故其言之拳拳如此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留洛邑殷也有師之道所以教之有保之恩所以養之民之懷德深矣君陳繼之必謹守其所司必率循其常典必勉力以明公之訓然後民其康乂此以賢繼聖之功効不能不與周公少異然謹職守循常憲於周公之盡心力以懋明之民亦稱治而往聖之盛德大業庶幾可及也嗚呼周公遠矣勉焉日有孳々以懋昭周公之訓民其庶幾乎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其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周公精微之訓該本末貫幽明非自強不自者不能深体而力行之也蓋世有能潔粢豐盛以感神明者矣未有能至治之馨香也世有能致敬盡禮以告治功者矣未有能明德之馨香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顯微闡幽昭然周公之猷訓此其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者孰能與於斯宜成王舉以告君陳既欲其日孜孜而又戒其逸豫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而若不克見既見聖而終不克由此人情之同然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物理之所必然也不惑於人情之同然而真能由周公之訓則必異於

本文六

五

物理之必然民亦皆由君陳之訓矣夫遵周公之聖訓化商民之愚頑君陳一篇之大旨惟在於此成王於此深致其意即人情物理以為喻故以民之不克由者為戒而以風之能動物者為勉君陳於此宜深知所感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艱者謹其所圖之端繹者紬其所圖之緒方其圖之之初政無小大皆所當謀不可以易心秉之也及其圖之有廢興也出入反覆必與師虞不可以私意專之也以至虞度之稽于衆也庶言雖同尤加思繹又不可以怠心間之也圖於己者復資諸人資諸人者復繹於已然後政不自專而非苟同廢無負於東郊之任矣

大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治民之官其於民之未化也必有忿怒疾惡之意其於民

之闡化又有求全之心二者皆君之所當忍而後有濟也然無忿疾無求備有堅制力蓄之善至於有容德則洪裕寬綽恢々乎有餘地矣故成王之命君陳首以禁止之辭而終期以遠大之德二者之無與忍如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至容德之大則可以為仁故濟言事容言德其淺深之不同如此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于一人膺受多福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德者有義有序有別有信之實也大猷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道也惟敬可以敷五教惟實有德可以感人心以本諸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者也君陳能至敬以行之躬行以率之則五品不遜者變惡而為善彝倫攸序者日進而升猷成周之民偕之大道一時之風俗如中庸之變則化如堯民之於變時雍一人在上端拱無為而獨膺百順之祥其為福寧有限量哉是則臣以一身明化民之道君以一人享化成之福成王之望於君陳者深矣

###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

薄斂庶民而丕平富此文武之廣德也輕省刑罰而不務咎此文武之不務刑也文武務德而不務刑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其光輝發越昭明于天下則誠之不可掩也至仁之政與至仁之心相為貫通而表裏洞徹真實無偽其於誠明之極功罔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 畢命

惟周公克左方先王紂定厥家罔殷頑民遷于洛邑審茲

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家其所致謹尤拳拳於營洛邑遷商  
民一世三十年之後然後教化洽于天下此其忠君勤民  
之功豈苟焉爲之哉今日四方之治平一人之安享人見  
其寧而不知其所以寧也於是周公之化深矣康王幸今  
日之蒙業而安忍周公之流風善政感今懷古深思化商  
民之難而周公之所以慎始者正將有望於畢公之成終  
非敢自以爲安而悉付之無爲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撫世道將隆之運者可以新其政迎人心好善之機者可  
以導其趨世道之升降亦人心之善惡爲之也成周遷殷  
頑于洛既歷三紀治以三后在周公時世之降也至君陳  
畢公之時則允升于大猷矣周公之慎始政之初也至君  
陳之和中畢公之成終則俗革而政亦可革可以見世道

之升降善可以示人心之勸畢公乘世變風移之後更化  
善治商俗漸革放心已收不於此而臧厥臧焉何以使之  
感激勸慕而撫隆平之運建無窮之基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古者大臣不以一身之盛德而忽畧於事物之微不  
以四世之元老而簡於容色辭氣之末蓋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而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雖以元老大臣盛德大業之  
已至而孳々兢兢不以一事細微之不謹一時之辭色或  
輕茲乃所以爲古之大臣也衛武公耄期入相于周猶以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自警以敬爾威儀慎爾出話自勉可  
謂聞畢公之風而興起矣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  
訓

康王命畢公以訓商民其言一節深於一節蓋以民資富



而不能訓辨無以永年而保其富舍德義而爲之訓又無以端本而立其大然其所以爲訓又非一己之私也稽古訓而已矣能訓於資富之餘大訓已德義之實而又由古訓以明德義之所從出循教化之已然民之從之莫不降年有永可以一洗其奢麗驕淫之俗民其庶幾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毅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嗚呼吾讀康王命畢公之書而知其君臣之相與皆不苟於小成也以成周之時四方無虞而康王永懷經邦之謀猶以毅士爲安危之所關以畢公之賢懋德克勤而康王期望父師之辭猶有修德而剛柔之迭用蓋天下之治不安則危不可視殷頑爲不足掛念也一身之德不修則廢不可使剛柔之或有偏尚也康王旣嘆息以自警復誥父師以交警言必期天下之常安而相德之益盛其不苟於小成固如此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皆實德之用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二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

三后之治商頑民不同時而慎始和中成終之政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此心同也慎之和之成之始終之相濟而表裏之相符此道同也此心此道之同則政愈治先後生民之愈久則澤潤愈深及其成功無有不同者矣三后之成功如天之貫四時生民被澤如水之行地中何幸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大臣爲國家立無窮之基必其治法之足以相傳也爲一身垂無窮之聞必其名實之足以相稱也致君澤民傳遠垂後使國家建久長之基業而身亦不失天下之令名也

豈可以苟焉爲之哉凡其立經陳紀所以爲世之子孫憑藉扶持之計者必有已然之成式又治之成規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然後王業無窮而令聞亦與之無窮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相期於無窮者正如此訓順也成式爲治之具也未有無其具而能久其基聞者也

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先王所成之功烈皆前政相與扶持式克至于今日能盡其心則先王前政之所已爲者皆吾之所能爲不可以爲弗克畏其難而不敢爲也能慎其事則先王前政之所已治者皆今日之所當圖治不可以爲寡易其事而以爲不足爲也不畏難而不敢爲不易而以爲不足爲則必與事俱盡而君與臣俱學豈非所謂無窮之基聞哉以畢公之克勤小物其必有以處此矣

### 君牙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君牙祖父之功書于太常之旗其與日月同明者人所共見也君牙祖父之竭其股肱之力其相與國家同久者人未必深知也穆王命君牙爲司徒推本其乃祖乃父爲周世臣先言其心之微而後及於功績之昭著可謂不忘其所自出而益足以勉勵君牙於無窮其旨深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  
司徒之官在於大布五常之教敬和秉彝之則五典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民則則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也以五典和民則其教不出於日用彝倫之外以中

民心其六寶在躬行心得之間反之於身已正而物  
之於心惟中也養不中此古之大臣以中正立人極而  
民之所以止於至善也夫人一身可以檢束而心之隱微  
未必皆思無邪古人立教必和敬以當然之則不惟可使  
民無邪行而能使民無邪心非聞教之極功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小民自傷其艱難不異於天時之寒暑爲人上而思其艱  
難即可保乎民俗之康寧蓋艱難怨咨人情之常雖自以  
爲艱難而止不知也既已知之矣又不肯思其飢寒之艱  
而爲圖衣食之易此民之所以終於怨咨而未嘗有一人  
之安也君牙雖爲司徒實兼教養之責其必深明夫擾兆  
民之責而重圖之矣民生其難思之則不終難蓋天下終  
無難爲之事亦無不可安之民特恐不聞念慮未嘗深思  
之耳其曰民乃寧乃亦難之辭也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其功謨之極盛前後之相承可謂大  
矣有可大之功謨故有可久之王業其咸以正則無一事  
不出於正非狹邪之謀逆取之功也其咸罔缺則無一事  
之不致其周非踈略之謀淺近之功也闕深廣大之功謨  
自有中正周密之氣象文武之道於此槩可見矣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

人  
司徒之職掌五典之教自堯舜以來則然周家之所以訓  
則自太王王季肇其端所以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者  
也自文王武王昭其命所以文謨武烈咸以正罔缺者也  
君牙爲周世臣其乃祖乃父皆嘗爲周大司徒今日復世  
其官必思所以敬明其訓惟教無忝於前代則令名亦

有全於前人皆非時敬者不能也

# 罔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聰明者文武生成之質齊聖者文武極至之德宜無待於臣人之助矣而小大之臣皆懷忠良惟恐君德之無輔相也忠臣進藥石之言良臣效股肱之助其有輔於一人多矣而侍御僕從必擇正人惟恐近習之有累聖明也此其不自聖之心常資助於人而左右近習朝夕承弼之職尤致其謹此其聰明之愈遠聖所以益聖也欤聰明者資稟之異齊一則作聖之功也

# 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虞廷人臣治水之功最大水既平矣而尤憂民生之無以食也民既食矣而尤憂民心之無所檢防也九官之命先禹稷而後伯夷穆王之言乃先伯夷而後禹稷豈非伯夷之心也憂民之逸君無教故以三禮正天典又以五刑明天討禮刑兼用皆以齊民使斯民終身安享平治種植之功是伯夷之身心尤為憂民之切而其功與禹稷同論也三后有恤民之功是以有殷民之功其以三后並稱者豈非三后之同心故三后之成功亦不異欤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五刑之中率乂于民棗鼻

虞廷君臣其和敬精白之容已足感發人之善心而無過不及之差猶足以輔人之常性其成德之容中正之法皆

足以維持人心於無窮固不以明德之歸厚而廢吾法也  
此其盛德之光輝與刑罰之精華並行而不相悖豈如後  
世之淫刑以逞哉

欽定四庫全書  
法卷之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作義要訣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元]倪士毅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31-1

I. 作… II. 倪… III. 科舉考試—文學創作—創作方  
法—研究—中國—元代 IV. I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30223號

ISBN 7-5013-2931-1



9 787501 329311 >

書名 作義要訣 科場備用書義斷法  
著者 [元]倪士毅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一·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31-1 / K·1182

定價 六八〇圓

